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四

康熙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五月　　後學　武陟王　軺　校訂

初一日　　九世孫玫十世孫奎鍾士桂十一世孫褒詩緒謹重刊

臨路徐兆齡趙載甫李含生王玉乘閻殿弼閻美士李性甫李仁甫王淵脩趙子敬咸攜酒過自覺齋言別余語之曰友誼之衰也成於相合之易故其相離也亦易古人論交皆告知祖先以其身之淑慝攸繫列於五倫之一故不得不鄭重其始周子元公有言道義繇師友有之是無師友則道義之

名不立故古人有所謂父事者焉兄事者焉師事者焉友事者焉總之爲發明道義二字自尼山續堯舜周文相傳之道嗣後統不在上而在下顏曾思孟四大賢周程張朱五大儒古今所推爲傳道統者也孟子願學孔子然非點點畫畫摸擬孔子前儒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非相左也姚江崛起乃紫陽之忠臣正如孟之學孔他日當有人推子靜爲見知姚江爲聞知想當不參於聖人耳孔子論學在躬行上取齊我輩今日第務其實致於躬而已人亦有言百個公卿不如一箇聖賢然公卿

難到而聖賢可爲願我同人勉之陳太尉郭林宗王彥方皆能以一人維挽風俗顧力行如何耳語未畢唐墨林介李仁甫來贄故及之

成安同人攜尊至魏村覘行八子復追隨過漳河力促之歸八子者含生玉乘性甫仁甫美士子敬淵脩播潛夫也詩以紀之　漳水橋頭送客行衝炎折柳不勝情後人指點河梁處應爲諸君紀姓名

是日晚宿孫陶夜雨

初二日

入鄴郡李友郭處覘外曾孫　晚宿羑河舖

初三日

宿淇縣

初四日

至衛郡宿移菴署中

初五日

歸蘇門呈道郡諸公暨諸友人　烟樹蒼茫北道泥

指南幸借免多歧滹沱渡既忘夷險蘇嶺雲生任

合離子孟博南歸人久望幼安東去衆還疑故園回

首蓬蒿滿衛水灘頭繫我思

初六日

含眞合符攜具過讀易齋

晩抵夏峯瑞田奕倩驂臣駿臣引逸等迎於郡珍之

襄臣希文等迎於途宗族兒孫攜幼稚候於郊

初十日

是日夏至冬至養陽夏至養陰養陽之法以培養陰

之法以伏故君子順天道以治其身即以之治人

一有拂逆便失節宜之宜烏能與天地合德

十一日

宋諸大儒倡明理學功在天下後世而當時有僞學

之禁遂不得收明道之功明有遵朱之令三百年

太平實崇儒重道之明效大驗也儒術之陽氣運

顧如此哉

十二日

與郭熙侯駿臣駿臣論發憤　學人要日日有憤悱

求進之意方免於墮落一有悠忽便成苟安雖於

日用飲食之間倫常事物之際未見有缺德敗行

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

學如不及日日憂德不脩義不徙而不善不能改

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願我同人共勗

之

十三日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語足盡天下之事足盡天下之理足盡天下之情未感之前無思也無爲也既感之後思而仍還無思也爲而仍還無爲也依舊是寂然不動時時寂時時感時時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曰天下何思何慮

十四日

流光迅速少者忽已壯壯者忽已老尚焉視息詎得此身有當止之處遇事眩惑舉念紛擾形神交瘁眞是虛生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一節是聖學實際

功夫欲免此苦須從此下手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黃勉齋謂此語信有病朱子曰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言其可也愚謂子夏此言是眼見的人多踰大節故爲此救急之語非爲小德可出入也當會其意也子思誠者自成也此語本無可議楊慈湖謂不曰自誠而曰自成是猶有成之意是於誠實之外復起自成之意失其誠矣未免無忌甚矣言不可不慎也

十五日

問易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與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論語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同異如何曰夫道一而已矣安有不同者哉或偏舉或全舉隨時發論意自統括學聚問辨即中庸學問思辨之事寬以居仁以行則篤行之事也知及仁守莊涖皆所謂篤行也禮行孫出信成亦皆所謂篤行也力行近乎仁仁以行之言一仁而義禮知信一以貫之學問須先理會頭腦此非訓詁之所能解也非智思之所能道也

十六日

諸儒之言大約皆大同小異然非中有所得則論事
論理未免有扞格而不能融洽之處遇事不惑處
勞能靜不問而知其爲深造自得之士

寄田華石　里門年餘雖不能親炙道範竊喜其聲
光伊邇今歸蘇門殊覺聽戀靡殷也弟八十二歲
入僕僕道途眞屬多事然兩地牽腸有不能忘情
者先生應知此衷曲耳近聞榮轉西曹此署從來
多賢至先生當益大其聲稱先儒云一命之士苟
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日之西曹眞利濟

之地先生想必有以處此矣茲裴生入都布候左右裴生有所欲商先生巳洞悉其原委此事關一方之運即百年之元氣係焉先生有造於蘇門久而日新諸生今日之屬望以明德素孚於人者深也溽暑不能一一諸惟心照

十七日

寄高司寇書　付裴挹初　稿存原册

十八日

復賀居易字　稿存原册

十九日

讀楊慈湖易傳　刻入宗傳

二十日

或問慈湖不起意與大傳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其旨正合此周子之微言千聖之心法程門觀未發氣象實始於此何得謂非是曰程正公有言是有此理賢卻發的太早然正好用功不起意即夫子之絕四也非至誠其孰能之誠不可爲也由思誠以合乎誠皆學利困勉之事此所謂下學而上達離卑邇而驟言高遠將何途之從正好用功謂還當從下學做起

二十一日

客問師爲天下善何謂也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以至於中然非有先知覺之人發聾振聵使後知後覺者有所持循有所領畧烏能自易其惡以至於中乎故天下之善莫有大焉者矣周元公固詳言之

二十二日

問程子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事理有二乎知覺有二乎曰理是事之歸著處覺是知之明確處言一亦可言二亦可正不必拘泥

二十三日

周元公謂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此正所謂盡人以合天千聖不易之理說者必謂誠無爲誠無事寂然不動不假人力離人力如何得復其無爲無事寂然不動之體

二十四日

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陰陽之道一消長盡之矣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陽以漸而長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陰以漸而長也復者陽之息乾者陽之盈姤者陽之消坤

者陽之虛姤者陰之息坤者陰之盈復者陰之消乾者陰之虛消息盈虛四字循環無端遂成終古舉人世一切進退存亡始終生死大小長短皆造化自然之數一定之理夫豈有外焉者乎彼妄言長生者不能居易俟命是欲獨立乾坤之外長爲陰陽之主此必不得之數也

二十五日

誰能出不由戸何莫由斯道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語怪嘆之極無聊之極人不能一日不由戸一日不飲食而由道知味者千萬人無一焉

此其故何也蓋不知所以養身不知所以存心故不知日用云爲無非斯道飢食渴飲至味存焉孟子謂拱把之桐梓皆知所以養之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鷄犬放皆知求心放而不知求眞是可哀能求放心知養身則不患不由道不知味矣

姬生因子見顧爲其父病素食子舉以語衆曰此便是知飲食之味也因爲一絶　飲食誰能不失眞愚民祈福轉邀神爲親抱恙甘茹素之子堪稱知味人

二十六日

訓諸孺子　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性生之良也知識開而習操其權性失其初矣古人重蒙養正以慎所習使不漓其性耳爾浩年十七雖近成人依然赤子溥十三沐十二雖然孺子漸近成人浴落皆九歲澳六歲湛五歲曾孫乾齡四歲坤齡兩歲九歲以上者讀書習禮曰訓之以事親從兄之義并令之提攜撫愛其諸幼六歲五歲者亦知歌詩納履揮扇四歲兩歲者日來索果餌環遶膝下以娛老懷予八十二歲人撫有三世託祖父餘蔭也竊思今日之孺子轉盼便皆長成此日之蒙養不

端待習慣成性始思補救晚矣夫家運之盛衰亦
何常之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元氣固結而家道
隆昌此不必卜之氣數也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
弟不弟人人凌競各懷所私其家之敗也可立而
待亦不必卜之氣數也端蒙養是孝友堂第一關
係事諸孺子交勉之

二十七日

士大夫教誡子弟是第一件要事子弟不成人富貴
適以益其惡子弟能自立貧賤益以固其節從古
賢人君子多非生而富貴之人但能安貧守分便

是賢人君子一流無奈人不安分畢世經營舍其所易而圖其難究竟富貴不可以求得徒自喪其生平余謂童蒙將便宜淡其濃華之念于舟中得一賢人勝得數貴人也非賢父兄烏能享佳子弟之樂乎

二十八日

訂周元公傳

二十九日

訂程純公傳

三十日

訂程正公傳

六月

初一日

書元公語錄後

初二日

書純公語錄後

初三日

書正公語錄後

初四日

書明公語錄後

初五日

書朱文公語錄後

初六日

書陸文安語錄後

初七日

書王文成語錄後

初八日

書薛文清語錄後

先考忌日自萬歷乙巳至康熙乙巳甲已週矣前後

閱六帝強半客居茲見孫薦時食

初九日

為理學宗傳序

初十日

書羅文恭語錄後

十一日

為章本清傳

十二日

書顧端文語錄後二則　以上自二十八日至此俱

刻入宗傳

十三日

或問無善無惡心之體此陽明之教旨也而當時僞學之禁後來諸儒指摘皆始於此不知陽明當日如何下此語曰古人立言質天地俟後聖各有獨信之處安得賢愚好醜一槩取齊從來稱孔並稱荀孟相沿千百年而始定爲孔孟元公儒宗也從祀獨後而無極之議紛然各無傷日月之明更足見天地之大或同而異或異而同正不妨其存之以助一得

十四日

程朱有僞學之禁陽明有僞學之禁所謂道高而毀

來此此二字媢嫉之心嗜殺之手究竟於諸儒無加損而斯文之扼塞可知王焚坑之禍古今爲慘豈天之欲喪斯文耶抑有所以致之而然耶

十五日

聞范箕生訃音不禁悽斷撫念今昔爲四絕　曾憶趨庭便學詩人驚小范自多奇豪吟力欲追前哲晚得茅生有所思箕生古今詩選刻茅止生九十餘首　齊盟狎主有滄州詩選一編元氣留星頗雜揚鶴不返白雲今古此悠悠詩選數十卷兼嚴筆刺之南郡　友道淩夷等路塵磨碑紀姓復何人多君到處堪垂範父執相看愧

我身　廿年風雨渡滹沱白首相逢發浩歌漫說此言成永訣斯文未喪貫星河

十六日

幾善惡　孔子言幾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言性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惟其以善言性故以吉言幾周子曰幾善惡是吉凶之並見也似與孔子之旨相背非然也當會其立言之意書言惟幾惟康必曰安汝止惟時惟幾必曰勅天命一日二日萬幾必曰兢兢業業則是兢業勅天安止正謂動而稍涉於顯

即胃非幾之戒而微即鄰於危吉即入於凶矣不遠之復正在此時謹凜於孔子之言何戾焉孟子道性善程子云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立言之旨各有在亦豈遂戾於孟子哉無以文害辭無以辭害意是爲得之

十七日

今歲酷熱覺從前未有此後數日但閱宗傳隨意數語則用以消暑且銷病也稿俱在宗傳中

七月

十二日

復心洲侍御書

八月

十二日

復成安諸同人書

九月

初七日

復杜君異書　以上三稿俱入集

初八日

寄立兒家書　潛孫進第一名可喜也我之所望於

潛者乘此方新之氣立志做人不可落第二三等之念於

祖有光我前在家已無不盡之言矣成安留住月
餘士風臨厚我意明歲由成安而故城由故城而
滄州由滄州而里門自端午抵夏季四閱月日夕
與博雅料理宗傳目前始就思錄一帙本出入攜
帶此是老夫儋食渴飲第一快事也始信衛武耄
而好學耄時方解學之味非好勞耳濶孫天性孝
友此事自是可望承徽既入場不可悠忽閒過歲
月楷齡讀書否潛孫歲前能來否箕生作古人又
奪我一老友挽詩一幅便寄焚之靈前柴太公遜
在容城乎李茂諸子別詩一幅寄公傑鄭番東華

諸親友聲致鳶磐病何如宗族鄉黨屬之守分

初九日

報劉公勇　客歲奔走風濤因得上先人之邱壠深以爲幸春暮復南還讀去歲手教並貽上惠詩甚切嚮往抱初自都門回出大劄眞如聚首一堂蘇門並耕之約雖未得遂而此行當更有進於此者姚許俱起家蘇門其事業彪炳以繼往開來自任狎烟霞而肆志者豈可同日語耶僕爲人啟以二君期足下以此言爲然否顧甯人近在何地并訊

二十日

復戴巖犖　復荆碧

二十一日

復陳若虞　答陳子石

二十二日

答趙來吉　以上五稿俱入集

二十九日

與熙侯語　天地間道理平鋪亘敘無時不在眼前只無人拈起便與我不相干涉偶觸於景而會於心水流花開鳶飛魚躍莫非眞趣流行熙侯於是霽頓覺瑩淨欲求鞭策使此生復作光明人夫就

體之光明自一念之光明始只保此時此際之瑩淨勿令纖翳得乘閒而入則此身便精精潔潔在塵而不染於塵世在俗而不囿於俗世此段義味人不得窺已自領悟於賢友有厚望焉

十月

十六日

鄢陵梁以道廷揆杞縣馬乳巖千秋來贄贈以道四絕

舊德新硎各擅奇欣余得覩未云遲行生滿目淤人取野徑蒼茫慎路歧

衛水君家是舊遊今來更喜得同舟泉聲山色無增減孫邵風流誰

匹休　唯火有光不用光不爐不扇兩相當元儒一代成星聚寒石應同攜手行　卜築蘇門十六年一編遺事待君詮丈夫志肯甘搖落雙眼須從天外懸

江公孫貽予詩賦答　江右一名宿吏隱在鄜城誦詩推彭澤談學式文成鄜人爲我言未面心已傾連朝接紫芝穆然元氣呈君謂得胸失我亦疑端淸漫云官職卑守道身自榮但能存利濟焉往不能亨賢者處末僚氣運孰與爭治署無廢事展卷對孤檠學先難後獲道在艱得貞予也儒而廢欣

君壯友聲

二十一日

贈李霞表　氏橋老處士來垂衛水綸閉門惟嗜讀混跡不言貧胸中無機械眉端不蹙顰口呧絕雌黃與物惟一眞舉以號三無眞不愧古人人在孫邵間大易有傳薪我向君問易君爲我指津無隱不拔宜有言必中倫君爲我益友況復託良姻君年今古稀少我十二春命兒多釀酒是夕我作賓攜幼同致祝桃源是避秦

二十五日

示立兒家報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今老矣更覺此言之親切而有味且劉晏理財覺財流地上孔子無行不與食息起居觸處皆時行物生之趣學者不能於日用之間活潑潑地親把捉排遣終之自得耳近年功課料理學宗傳一編共得百四十餘人有主有從有內有外人人有悅心自得之處日夕玩味覺無物可以勝此思錄一清册明歲攜之北去與諸同人共探此中義趣江西人極推鄒定宇許家有此書有可細閱有關係理學者錄來學問之事全要有益

精神夫子尙且發憤我輩豈可悠忽瀾漫與嶽俱

可使之知學無愧孝友堂子弟

二十七日

寄魏蓮陸書　稿入集錄

王節婦劉氏小傳　入取節錄

十一月

十三日

與郭公望　十日盤桓不獨疑義與晰且得大畼宗

風素心人如老社翁眞受益不淺赴翁就正心切

故不避入擾古人使遊作黍豈在區區形迹閒耶

承手教致戚如虛心求益之懷翁從來論交絕不立此界限此知己所深悉也戚如任道之器翁極愛之數年相與無不盡之言豈敢爲門外人視之乎

十五日

冬至家祭　至日修家祭孤陽一線廻孫曾今滿眼一本萬花開

新鄉尙秉字戚如來覲時學使將臨錄科余謂之曰文事盡其在我賞鑒聽之主司須先淡其得失之念方可以向學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先輩有言人

以不第爲恥我以不第動心爲恥志趣遠矣

二十三日

上蔡張沖酉以書令其二子來贄

復張沖酉　兩郎君持翰既遠來問字僕即耄荒敢不披衷以負此段雅誼耶竊謂學有實際不在誦習周元公以去欲爭一囚程明道令愚民不忍欺此正從無欲定性中流出無不可以一節見全體不能親民何以爲明德此不能安人安百姓何以爲修己此元有三儒晉卿之上殺平仲之興學亦修之不仕僕嘗謂爲靜脩猶易爲晉卿平仲難今

日正望老父母勉圖其所難耳郭君英質兼以庭
訓所賴以張吾軍者匪淺

十二月

初一日

與王玉乘　令愛此來拜家廟見諸姑洽姻婭此皆
婦道所關詩云之子于歸宜其家人者其斯之謂
與僕喜而生感於此見親丈教家有方政見我輩
學問實際也

復趙載甫諸同人　僕平生以友朋爲性命晚年得
諸英才而教更足樂也別來　聲[illegible]不隔顏我諸賢

前人不問而知走入利達一邊去如勤遭摧抑有前人之具而際會不偶怨天不可尤人不可不得不走入學問一邊來利達到底是失意學問到底是得意何苦何樂何去何從是在爾輩立自決擇老夫八十三矣於榮枯得喪經閱已久此非剿竊日耳之言也爾等勿忽

二十日

答張沖西問學書

二十一日

答顧伯玉書　二稿俱入集

三十日

乙巳除夕是日立春得□□絕有引　憶從前攜家居都門七年與鹿伯順楊補承同赴公車者又數次百樓潔水各六年江村武城雙峯祁州或一年半年今在蘇門十八年此夕構斯與伯生督諸幼學誠甫獻甫等手錄予所輯宗傳時刻不擬苟而賦此

八十三年客裏身題詩除夕氣猶新故鄉何必祁州望宇宙元來總一春

客裏逢除五十年同人相聚使安眠喜今滿眼孫曾輩共學恰來有二賢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四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五

康熙五年丙午八十三歲

正月　　後學　高邑李國治　校訂
　　　　　　　武陟王　韜

九世孫[illegible]十世孫金佳[illegible]十一世孫[illegible]重刊

初一日

一切事照往年

十二日

寄北城家報　舊臘新春應酬甚繁氣覺弱不能多
說話然飲食尚如常也歸家之念甚切但有兩難
辦須是兩湊合方遂此願出門盤費到家過活此
豈容易李森九來云戴巖犖欲乘舟過蘇門又內

黃令張沖酉以二子來學欲竭力纘梓宗傳之事或可借此從柴君拱慧滄州不知得一湊合否八十三歲人賴天之靈心思不迷宗傳一編幸爾就緒固不論梓不梓耳老來於此似稍有所窺一飲一食一語一言莫非天則第在眞實理會耳凡我同人見誠者出以語之此中長幼津津有向學之意故切望於爾等

十六日

張天章王伯生問交曰道義之交生死之交肝膽之交聲氣之交詭奇之交山水之交忘形之交忘年

之交貧富之交貴賤之交最下飲食之交元公有
言道義由師友有之故居一桃園之義期以同死
程嬰杵臼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
後皆有義存焉嬰臼事即所謂託寄之大也皎然
不欺所信者義耳聲氣應求樂山樂水非道義孰
能之忘形忘年亦是道義浹洽一富一貧乃見交
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即如
所謂飲食者無害心之饑渴正見理義之悅心總
之不受比匪之傷則無一時一事非道義流行之
會交之於人大矣哉天地交曰泰君臣交亦曰泰

人有交而四倫取裁焉身之泰莫大焉故交爲聖
門第一義

十八日

再與二三子曰前論十三交以道義出之一一皆道義也不以道義縱許人以死匹夫之輕生者耳所胆非異聲氣皆假託寄無關於名誼山水無借於品題忘形忘年親溺之私耳富貴貧賤諂瀆莫甚以文字相誇謝酒食相徵逐皆其交之蠹也損益相鄰受益難於受損故正人難親匪人易比孔子嘗謂商當日益賜當日損以商不與不如己友賜

況不若已以賜之賢孔子尙慮其殺我豈今日哉
萬不可失身於匪人爾等勿忽
是日爲浩濤沐浴溶漢六孫延師構斯入學諭之曰
爾等長者十七幼者七歲猶未離孩提稍長之時
正在知愛知敬之日雖異父皆同祖吾家自　高
祖以來忠厚開基今孝友堂尙依依如新此爾等
爲兄者宜愛其弟爲弟者宜愛其兄大家和睦敬
聽師言行走語笑各循規矩程明道灑掃應對皆
精義入神之事莫謂此等爲細事此聖功全在蒙
養從前大儒都於童稚時定終身之品爾等勉之

勉之

十九日

與構斯曰張橫渠謂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余請得而廣之濂溪師爲天下善剛善柔善中焉止矣此正橫渠變化氣質之說也夫氣質到情開物誘之後蔽錮深而習慣成性變之之誠難當此孩提稍長知愛知敬之初天性用事導之善則無不善矣引而伸之擴而充之切

火始燃泉始達自無中止之勢師所以善一身以善一家善一鄉善一國善天下胥自孩提稍長知愛知敬之良達之耳此外豈有他道哉孔孟以師道善萬世亦是率由此道也以此廣橫渠之意益見有進境者矣

二十一日

晨起誦二三子曰夫子嘗云吾未見剛者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甚至云古之民也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豈及門顏曾由賜諸賢皆不

足以當此乎夫子何屢嘆其未見至於且難其人也柴之愚點之狂何遜於古仲由喜聞過豈與內訟殊科曾之忠恕顏之克復非所稱好德者耶好仁惡不仁者耶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此自强不息之君子非剛者與夫子所致思之人日夕在側而乃云未見非忽之也蓋立言之意各有對症因人起情隨在指點無非陶鑄斯世斯民共偕大道之意如未見剛對不剛者而思剛對不好仁不惡不仁者而思好仁惡不仁對不好德者而思好德對不訟過者而思訟過思古之狂正對今之狂耳古

之矜正對今之矜耳古之愚正對今之愚耳會得

言者之意處處皆靈一有拘泥觸處成碍雲漢之

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周無遺民也不以辭

害意以意逆志方可與讀五經四子諸儒之書

二十二日

孟善長八十　春色蘇門誰與分當年姚許又逢君

山中此日推林長洗耳鸞音天半聞

二十三日

宗傳凡例三則　已刻入宗傳

二十四日

讀易一則　易之爲道也眞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耶然總是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看一部易經大象便知天地萬物之實理皆備於人之一身聖人所以萬善皆備者亦只是了得萬物皆備於我之本體耳故體天行之健就是自强不息體地勢之坤就是厚德載物體雲雷之屯就是經綸體山泉之蒙就是果行育德以至各卦各爻莫不皆然所以明道先生說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又曰莫非已也已立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故得易能立已卜筮亦是卜筮自已孔子教人學

易都只是要將爻象實理反在自己身上受用如釋係於包桑便要君子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釋先號後笑便要君子出處語默如金如蘭如釋天祐吉利便要君子履信思順又以尚賢如釋勞謙有終便要君子德盛禮恭不伐不德以至釋介石釋屨校釋荷校釋藉茅釋負乘釋射墉釋覆餗釋困石釋鳴鶴莫不昭然可見天地間萬象萬物無不是我德業所在無時無處無事不是我進德修業所在所以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象辭變占莫非己也觀而玩之莫非爲己也余久著

此意得孫淮海而暢我之所欲言因以告之共學易者

輯鄧潛谷書經釋　稿存原册

二十五日

蘇環中初度　每過城頭即扣扉幽情眞與宦情違藏弓卻爲身能退鳴鶴還看雛已飛長說避人焚諫草忻傳愛客解征衣春風多少稱觴者遥賦新詩倚釣磯

二十八日

易經釋稾

二月

初四日

春秋繹纂

初六日

詩經繹纂　國風

初七日

小雅

初八日

三禮編繹序

初九日

題復嬰王君傳後

初十日

報戴巖犖　復經碧　復失矩

十一日

周之瑜父誼一則　入取節錄

十二日

復趙承吉　復陳子石　以上諸稿俱在原冊

送賈農東北上　百泉一水關名洋百泉使者多儀
人憶我移家歲辛卯安邑之賈建節新祈日中一發
人莫識處冬參烟墟自斟酌江陵杳水排年少一時

風雅不沈溺山水有緣宦不至人憐治劇不知貧
力挽頹俗興絕學時勤問字出風塵高軒寔[illegible]
平至毘門又與安邑隣安邑舊知曹夫子私淑君
當傳其薪督水職分原在水君之德澤在斯民巷
僻時聞聲剝啄春來忽劇別遽遲遣兒折柳命僕
采蘋藍與當僊我曳其輪馬蕭蕭分車轔轔君其
念我於水濱

十三日

答任合眞三則　不関痛癢只是識仁字未透爾後
已饑已溺伊尹君已推而納之溝中孔子欲立立

人欲蔽遮人總是一體萬物之意此意汨沒遂有隔膚而不親者致勞諸聖諸賢諸儒千言萬語闡發此理無非令人絕去己私復還人體其扼要之功全在强恕固收放心之要訣也　天地間事凡有疚惡於心行自不慊孔顏之樂全從不疚無惡來戒懼正是其恬愉處非愼獨一心而所樂又一心也離愼獨而言樂是恣肆耳惡得樂君子有三樂重在不愧不怍上方能享得父母兄弟英才之樂　名利之根既不能合下斬絕須先以幾字對治東脩多寡聽之於人功名得失付之於命只不

務虛名求實利雖日在名利之場便是超出名利
之外請觀之夫子曰東脩以上未嘗無誨焉於辭
卿曰得之不得有命亦只是淡到極處

十四日

贈張沖酉　濂溪無欲方能靜明道識仁自認眞會
得貞元消息處姚江之後屬何人　絃歌稚化巳
三年仕學何嘗分後先千載薪傳誰認取乾坤此
日又開天

十五日

春分　家祭春分日耄餘靜閉門焚香無可告幼子

萃靈祿 宇宙元同呈幽明亦不分鷹攫當此日

燕月映嵩雲

潛谷詩釋 敬之 聖學本天天顯日臨故首戒之

敬重戒之敬天天高高在上矣人遠之不知其邇

也以弗敬也乃其顯日陟降厥事矣無大小衆寡

無粗精不體也一豫怠天日臨日監之敢不敬乎

嗟夫此文王之所以小心翼翼也

十六日

攜保汝韻兒過丙黃晚宿含真龔齋 此後當作丙黃日譜

贈任大公託衡 太公八十一閱身世事無營老更

眞此是長生最秘訣結茅願與君爲鄰

令眞郞君獲立舉秀才第一爲何以贈　初步欣覘

第一人搶頭萬里氣方新況當老鶴身先倡之子

飛鳴自絕塵

聞人說望京樓　特起高樓望帝京帝京不見轉心

驚士人尚記當年事母子情深涕淚橫

高義梁維明一則　入取節錄

十七日

甓齋阻風　每過甓齋意未窮主人迎不與俗同一

堂三世供渾樸不於口今於其躬孝友二字是家

學我亦於此卜興隆再讀王人省過錄點點滴滴
見心童三十餘年無物誘無愧何妨有不能我正
徘徊未忍別前年阻雨今年風

十八日

過尚樂村訪母姪陳英姪孫宗禮宗信止宿爲賦此
詩　大道之傍尚樂村中有先慈姪與孫故園腴
田供采地千里負鋤來耕屯我過乃黃經其廬特
遣兒子先叩門一鬨我來出郊望衆手推輪疾趨
犇先慈見背六十年得見其族母若存飯脫粟兮
儘足飽語無忌諱色彌溫同居鄰舍皆吾里各出

酒巢話朝昏異鄉更覺情逾篤到處自是一乾坤

十九日

過濬縣訪李梅臣不遇　蘇門言別十年餘君老林泉我老漁樵道相過一問訊人傳近日可回車

相望咫尺雁聲聞垂老交遊獨有君檢點行裝無可贈百泉烟雨大伾雲

二十日

王井店冲酉使君遣役具肩輿候三日矣

二十一日

過亳城郭非石遣人迎於道設具相留鄉人各致酒

餞於旅舍

過新張集周頁史閻夢求王憲掞同攜具餞於亦樂堂蓋欽使君之德化而施及於其客也謂韻兒等曰此彬彬濟濟者古詩歌之風也原舉廷舉與其姊婿王見心社友周交謀黃蘐型迎於郊外型會奉使君之命走夏峯相邀　既入內黃使君候於居停夜分不倦

二十一日

攜韻兒保汝伯生與使君交拜於居停以定交

二十四日

王見心字說　王子小明少年有識解予問其字之義曰王旦字予明因有此字曰子嚮學須以聖人爲志志旦則非矣予謂旦乃平旦之氣作聖之功正要從此時立志爲易之以見心取復其見天地之心之義

張仲誠字說　沖酉求更其字曰賤字於名義無所取且兄字伯簡今欲從仲何如曰天地之道一誠而已聖人之道一誠而已先生之學一誠而已誠字亦與尊諱近之請字以仲誠何如

二十五日

年家子王延祉來見　題居停爲宿雲軒取陶靖節
白雲宿簷端意也

答周文謀問孝　聖賢論孝既詳且盡然總之以一
言曰守身身者天地父母之所生能守則無愧天
地無忝所生世人以一命之榮便謂之顯親揚名
能以其身賢則親爲賢者親能以其身聖則親爲
聖者親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能以其父祖豆
啓聖此視世之以一命榮其親者何如耶　孔門
封誥只有此守身一條君他日即貴顯斷不可忘
守身也守身之義又有孔孟之條例在　又問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道字當作好說作不好說曰依好終身守之不可改也作不好即時改之何待三年此處只論人子於父所行之事有不忍之意道字活看

二十六日

爲道一錄序　稿入集

答潢塱問天人之别　循理爲天無所爲而爲也從欲爲人有所爲而爲也無所爲即從欲亦天有所爲即循理亦人似忠信似廉潔豈非循理聖人惡之古之民也有三疾未必合理而聖人恩之猶

其本體而不敢其形跡此聖門取士之法

二十七日

呂新吾先生八景　泰山喬嶽之身海濶天空之腹和風甘雨之色日照月臨之目旋乾轉坤之手磐石砥柱之足臨深履薄之心玉潔冰清之骨　齊山水之樂者日覓景於外吾身具此至妙之景乃棄而不顧自沈於苦海因拈此語以告我同人

二十八日

楊椉芝之問學從何處做起曰從當下做起一人有一人之當下當下有當下之事當下有當下之心識

其心以爲其事此之謂不學以口而學以身也崇芝曰某企慕先生久矣因鄉居去城三十里親老不能時刻離故不能常侍教曰此正君當下所當自盡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問安視食婉容愉色事有大於此者乎學有急於此者乎知年之日喜懼交集仁人孝子篤摯之情仁義知禮樂之實全蘊於當下之一念孝弟足盡堯舜正在此中認取耳崇芝曰某氣不平和常覺過失處多非任道之器也曰知病是藥覺的不平和便須克治務令平和時時有喜聞過之心久之氣質自變矣則改過又

變化氣質之要訣也棠洲曰喜過自好然不能即喜奈何曰聖門喜聞過仲由之外不聞有第二人固知君之不能也當自不怒始

二十九日

內黃令君率其僚屬關縣紳士就講於宿雲軒余謂風俗之美司風教者與地方大夫之賢士之仁者共操其權今日之內黃猶春秋時之武城也一時有一時之唐虞三代一方有一方之唐虞三代豈不以人哉昔朱子講於白鹿洞象山適至發明義利之辨聞者汗下至今皆服膺其說使今日者使

若不爲紫陽則某亦豈爲象山乎學之事莫大於明倫而功莫要於時習莫切於立志子臣弟友之道具在現前不可須臾離者吾人無時不在道中則無時不當在習中一部論語句句皆時習之功其爲人也孝弟便是在孝弟上時習不可巧言令色便是在言色上時習三省吾身便是在爲人交友師傳上習道千乘之國便在敬信節愛上習以至無友不如己者過則無憚改何處非時習之地但人不能立志耳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只滿得志字之量然志亦難立義利之介最

徵而聲色貨利之私中人最細纖爲所誘使是志之不立急須服察眞實克治不使一毫欺僞存於其中始得孔子生平不輕加人以賊字而獨以鄉愿爲德之賊者以其忠信廉潔皆出於僞此時時照察時時克治務去其欺而求其慊方能日用倫常業不離於道耳故願學聖人者當自立志始

講畢衆揖而出三四少年留後請益又謂之曰少而好學如日出之明謂之朝氣暮則惰矣一日有一日之朝暮一歲有一歲之朝暮一生有一生之朝暮諸君各乘此方新之氣立起必爲聖人之志

何患不至聖人地位

三月

初三日

諭保汝伯生等曰爾等皆學人也要知學乃日用尋常之事言亦日用尋常之言人總不離於日用尋常之人故先儒云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孔聖人木鐸萬世直是以子臣弟友之道還之於子臣弟友之身視聽言動之禮還之於視聽言動之人喜怒哀樂之情還之於喜怒哀樂之性非能於人身上少加步子故曰君子以人治人

聖人因物付物連日拈此二語爲談柄爾等日夕相從省得便好下手作工夫　凡能受益者必有虛心者也若無虛心則斷不能受益凡能益人者當必有眞心者也若無眞心則斷不能益人予嘗以此自反殊覺其未能伯生能受保汝寬夫之益便見其心之虛閒誠甫廷舉時有感伯生之言便見其心之眞此二字是千聖萬賢眞訣伯生益勉之

仲子廷舉以紙索手書謂之曰知行合一子聞之於廷訓者悉矣既悉知行之合一則凡合一者可得

而言矣請舉數則以例其餘明德親民非二事也文章性

修己安人非二事也博文約禮非二事也文章性

道非二事也惟精惟一非二事也卑邇高遠非二

事也下學上達非二事也形色天性非二事也存

心制行非二事也求志達道非二事也尊德性道

問學非二事也諸如此類不能盡舉然此其大端

也能於此處徹底無疑學問便有頭腦不得其頭

腦而逐字逐句理會粘滯拘泥去道愈遠陽明木

領大能喚醒舉世之迷大端正在此

初四日

題馬新周勸睦同族後　讀勸睦文肫懇篤摯壘壘萬餘言入情入理可以化家可以風世廻環讀之令人起敬君家黃之大族一家仁讓一國興仁讓孝友為政其謂是歟

初五日

漢型索書　南山之橋北叫梓孤意獨行為俗砥恥依世上飲食人父母以此誡其子子必遵命不敢進假君挽之亦不止過則過矣見骨格古之遺直猶可擬余以此字號而翁子其勉為天下士

文護索書　未見文護漢型為余言文護既見文護

使君爲予言文謨更詳於漢型此予在此將兩旬
矣文謨晨昏在焉眞可謂素心人與合前後所聞
者殆不爽也文謨今日得師得友他日所進自不
可限量予臨路復請教言其心之虛可知予嘗謂
非虛心不能受人之益非眞心不能益人文謨弟
常常辨一虛心受其師其友眞心之教更不必他
有所請矣

三子詩有引　三子者漢型文謨伯勉也張使君愛之
如子與原舉廷舉同硯席他日學成培於此際爾
別賦此　扶節過丙黃內黃風氣厚三子稱白眉

晨夕過廷叟容色亦矜莊作事無一苟去取不隨人孤意有所受臨路不忍別行將觀其後

爲馬介爾題鶴鳴軒並聯曰最難得者佳子弟何樂如之賢父兄

爲馬伯勉題不拔齋聯曰淡泊明志甯靜致遠

爲郭非石題自體齋聯曰要知此事從心得須信他人著力難

爲張廷舉題無欲齋聯曰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初六日

別內黃使君主人炎于餞於郊外

馬新周樊鼎篮黃漢塈周文談黃維誦馬伯勉同郡

餞於太山廟

田大有王玉昆趙鼎石程皇甫主判石同郡餞於三

皇廟

丁新張周良史王惠揆同餞於亦樂堂

晚宿郭非石自體齋馬介爾攜于陽修來送非石尊

人衛寰攜其孫曾出見爲題一樂堂

一樂堂記　稿入集

廷舉送至亳城別去

懷爾留別爲介爾橋梓有引　子來內黃過識黃之紳士而介爾於廣坐中意有偏注爲縱而攜其長君閣修再過予益驩相得出予行復相攜來送之亳城臨路賦此　攜幼出郊廿里餘勞勞亭畔忽躊躇前未卜無他屬好事而今只讀書

初七日

非石北宿翌日偕行至井店　攜衆過君嵐北宿情無已一堂四世人老幼色藹喜歡而成親故臨風猶在此翌日我登車更送二十里

初八日

保汝伯生登大伾山予不能往　昔遊大伾曾記處
尚留短句在孤亭山光似有招予意筋力衰遲亦
轉停　山不在高水不深至今禹蹟尚堪尋陽明
碑在猶宜讀助爾高談暢爾襟
車中憶內黃使君　一見執御兩生隨暮暮朝朝入
我思尼父當年爲道計毫餘奔逐欲何爲　內黃
挺挺宛非塵自命姚江之後身謂我心癡癡然哉
相看莫逆更何人
語伯生　尼父當年御者誰魯論獨記求和遲顏見
先去伯生代古事今情堪寄思　年來最是行路

苦此夕忽然有獨醒悟得戶樞流水意動時抵照

靜惺惺

初九日

有會四言一章　學無究竟工無定程身與境會其

性自靈非行仁義仁義無形履道常坦靜坐獨醒

鳶飛魚躍水落山青

再過尚樂村　尚樂於予別有緣樹頭榆柳勝甘鮮

窮窺到骨惟真意真到極時便見天

初十日

與從行三子曰　自堯至元三千七百二十四年元

運九十年明運未滿三百世運可記者僅逾四千年耳堯舜之後再無堯舜孔子之後再無孔子周程之後又少程周文清文成之後又少文清文成矣世道升降可爲慨

十一日

留別用拙齋主人　用拙齋中三日留主人眞意貫羣流聖凡分界憑誰問眞到極時性出頭

用拙齋不寐與望兒話夜　父子元天性相關出自然夜深榻畔語爲慰我安眠　終宵數起坐疑是逝眠長心氣由來短耄年豈異常

程念伊太守楚人也問其鄉若胡若劉若曹皆爲人所推先生定有所聞敬請教曰三先生者俱未面劉閣未確胡有識之者曹原庵無間然矣

晚抵夏峯

十三日

門內黃龍夏峯之翌日姻友假表來慰勞苦因以語之 出門未及月漫自昔風塵所得內黃分應非第二人仕優而力學絃歌四境新歸叛在姚江江村託比鄰志意能孤往凡事推認眞念之所不許決不肯曲狥衰腐實受益江村再現身細細爲君

辭君自不厭煩

十四日

讀椒山先生年譜或問之曰孔孟處先生之時應別有道否曰先生之忠亦不可謂仁至義盡矣然聖人無一定求死之理先事而避不與之共立乎其朝亦無不可一歲四遷官欲收爲己用也不能轉小人爲君子則委曲自爲疏遠計不爲彼用亦足矣先生與方正學于肅愍海內共推爲三異人愚意謂正學亦只合云某已委質爲臣不復能再事殷下願早賜一劍以見高皇帝在天之靈不必激烈

王八百餘人誅戮之慘也聖賢處死之道不可不慎

十五日

仲誠得問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此二條是天下第一不可必的事雖聖人信之陽明戰無不克似無不撫可以想見也若祭則受福更為難事陽明還未能陽明說了這一件於孔子便讓了一大半還去伊時予應他云仁不可為衆也此操之於己祭則受福須與天地合德鬼神同吉凶古帝王享福天下如視諸掌正在此這今思之祭則受福

亦只是誠敬一念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便是合德同吉凶賜明於此似無慚德焉不知仲誠果何所指也

十六日

仲誠謂季康子饋藥若在他人便不肯直應曰丘未達不敢嘗遂落義襲一邊去夫子不直微生高直是如此集義義襲從此參取

仲誠謂上蔡才力儘高强當日未免靠著人便不會儘用故氣學者二程而亦卒止有那等成就若陽明無人靠得將才力儘去使成就自是精微廣大

余曰才力弱的急須得一人靠他才力强的人靠著人反被人限量了有這兩樣不可不知上蔡未必被二程限量然不待教之豪傑無文王猶興卻拓人胸襟開人眼界

十七日

與容月　尊目何病之久耶僕所目者心之苦心有所鬱而不能解病遂纏綿於目昔紫陽嘗病目矣久未瘳因悟向來著述自誤誤人不少痛自悔恨故晚年方是真能聞道祗兄今日天固有以啓之甚勿虛此一番病目也

十八日

或問顏子克己與孟子求放心是一是二曰烏容二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是一是二曰烏得一然則顏愈與簞瓢陋巷正與蔬水曲肱同一家法且孔子周流魯論記冉有僕子路問津不聞其數十乘數百人也曰論大聖大賢當觀其全體顏子親侍杖履點點畫畫摸擬夫子孟子相隔百餘年戰國較春秋時又不同矣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顏子沒而聖人之道不盡傳尚有曾閔諸賢在孟子沒而聖人之道

不傳謂其時無人也二子固不可以優劣論也

十九日

張汝霖來贄

二十日

贈談甫果齋說

二十一日

過鄰人牡丹園　攜衆閒行過草堂牡丹爛熳撲人香賞花不必偏留意境會情生趣更長　盡道牡丹花富貴幽人便見有幽香出來濃豔不關境華士夫常貞得常

世人於學問茫茫蕩蕩原無把柄在手將何所據之以爲行行之而有所利耶無怪乎將一箇不實而貴不勞而富之奇珍至寶輕易喪失而不顧至勞諸大聖諸大賢諸大儒千言萬語喚醒沈迷而守死而真可哀也

二十二日

王伯生辭行語之曰無端而獲高譽君子之所耻也無實而甘下流更君子之所耻也周元公曰德業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耳于本源人也學焉不息不患不近仁矣過保定唔蓮陸過涿州唔國

鎮二子皆闇修當有以匡其不逮

二十三日

肅微再過夏峯言別白述矜心躁氣卒不能消除余曰子何言之易也上蔡稱門高第功夫惟在克去一矜字自言懷同敝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此之由躁與矜同源總是氣質用事學不至變化氣質如何便能消除明道少年好獵旣見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後十二年見獵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言肅微宜可與同觀書此爲別後請益之助　又謂

肅徵曰作德心逸日休君子所以坦蕩蕩也作僞心勞日拙小人所以長戚戚也一生之人品得失苦樂榮辱禍福總係於作德作僞之一念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代爲力於己取之而已矣

二十四日

元公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朱子亦謂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此是從何看出嘗思之孔顏原非兩箇人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其沒也則曰天喪予其動靜語默固無之非聖人之蘊也夫子自謂丘之好學又獨稱顏回好

學則其學處又無之非聖人之蘊也徒以語言文字為發揮淺矣時行物生天何言哉適保汝至聖以語之應曰聖人之蘊總一仁字仁之體惟顏子領畧得全故聖人全體在顏子身上見不知是否

余曰此足質元公矣

二十五日

友人有卷欲首尾題完始歸予曰正宜留餘以為再加之地此生生之數也如一時完具便是老陰老陽孤絕無了生氣滿損謙益時乃天道善承天者福不可享盡勢不可使盡語不可說盡聰明不可

用盡苦心目不可占盡留有餘以還造化使長為

兒孫長久之計

二十六日

已後料理書經近指

四月

初四日

闕里顏光敏字修來復聖六十七代孫持鐵崖人字

來訪言同邑有陳懷眞字去偽孔貞璠字琢如皆

留心於學

修來言及先人節烈事二則顏允紹顏容暄俱入取

節録

初七日

贈內黃張九芝　黃冶春楷夏峯林劍冢舊傳來好音種藥苦無高士侶因君一七見天心九芝精岐黃故及之

十五日

復馬玉笋　復鹿靜觀

十六日

已後料理讀易大旨

二十九日

訂嵗寒集抄

五月

初三日

語諸子曰從古大聖大賢俱是從心上做功夫孔子自謂七十從心不踰矩則自志學而立而不惑而知天命皆做功夫時也又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凡語之不惰亦足以發不遷不貳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皆回做功夫時也孟子自謂我四十不動心則凡知言養氣强恕反身必有事焉勿忘勿助皆孟子做功夫時也不用功如何得到孔顏孟子地位心神物也用則靈為聖為賢不用則蠢違

禽獸不遠矣哉孔子即博奕以警人之不用心即巫醫以警人之不恒心孟子即鷄犬以警人之不收心即桐梓以警人之不養心即鴻鵠以警人之不專心即權度以警人之不度心即牛羊斧斤以警人之不操心即飢渴以警人之皆害心即從小體以警人之不立心即行道乞人以警人之失本心即異於禽獸幾希以警人之不存心即耳目口鼻同嗜以警人之不以禮義悅心其言愈切其志愈悲矣人人有心以不用而爲愚爲不肖猶可言也以亂用而爲凶人爲戮民不可言也可不慎諸

十五日

復張仲誠書　入歲寒二集

十九日

夏至家祭　八十三年霜露身勞於家祭必躬親丁

云如在非虛語受福未能敢謂眞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二者相提而論仁不可爲

衆是戰必克之明效大驗也祭則受福是何光景

於此正可想見仁人孝子之篤摯處

二十日

寄魏蓮陸　忠愍祠碑記耄年軟筆不能暢所欲言

獨恐乙丙楊大洪而下若干人甲申范質公而下若干人皆有不可逃之義不可偷之生若先生者一歲四遷其官分宜方欲收之爲巳用先生不能化小人爲君子則遯跡潛藏不爲小人所用未爲不可乃浩氣凜凜力除巨奸雖以觸姦而死而實以死誅姦且并誅其逆子黨惡所謂忠而仁者也從古聖賢多由豪傑鍛鍊而出先生孤憤獨往不受權姦牢籠正其見理明學力深故能視死如歸耳二河常公祖乃有此快舉裁經一番洗發人心耳目便有一番振聳其功德當與忠愍先生俱永

二十六日

爲人心道心說　二稿俱入集

六月

初八日

我考於萬歷乙巳年此日見背兒即於伊時痣嘈嘟吐酸近七旬病始瘳今八十三矣憶從前作客之日多於在家然不敢以旅且病而廢禮北率五男子孫一會恭薦時物是日値新安王門孫婿王賛

十一日

來就婚升告几筵

兩王郎字說　稿入集

十二日

問夜氣旦氣作合分別曰有何分別孟子深痛世人之喪其良心者牿亡反覆特爲拈出此二字蓋夜間之滋息則謂之夜氣就平旦之淸明則謂之旦氣此是人所牿亡不盡之處天留此一線生機以俟人之自復自轉不使終淪於禽獸者此耳夜氣者人心剝而欲復之時旦氣則人心復而未剝之候也

十三日

學問從根本上做功夫其所成就自大若從枝葉去做銖積寸累窮年屹屹濟得甚事緣此領悟得宇宙二字便是天下古今是一家人陽明拔本塞源之論掃蕩廓淸之功正是欲復我上下四方往古來今舊家當此此副家當凡號爲儒者皆有産業認然荒迷已久開闢維艱尔迷乍醒倏得倏失此必宇宙在手造化生心之人方有這段大受享

十四日

問知行合一自陽明始暢其說從前諸大儒卻亦未嘗明說知行是二人亦無疑之者陽明特揭合一

之旨即及門之士亦多疑之至今辯說紛已不[illegible]乎以求明而反晦乎曰合一之說聖人盡躬行之意也陽明暢發明盡無復可疑再有疑者正是蔽私欲隔斷之人彼既不能行自無望其能知矣所謂可與達人道難與俗士言

十五日

客問唐虞三代之治還可再見於今否曰孔孟老於道途不能轉春秋戰國之時爲唐虞三代氣數使然天地鬼神莫能違也客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復而剝剝而復陰陽消息理有固然胡不可

轉也曰謂三代之時果遂同於唐虞乎漢唐宋之時果遂同於三代乎此皆莫之爲而爲者也天也

客曰明高皇邁迹自身德比堯舜功過湯武超漢唐宋而上之惡在其不可爲唐虞三代也曰予之所言者堯舜與人同之性體也余之所言者堯舜有獨至之實功也人無堯舜之心則乾坤之毀也久矣必如九官十二牧之同心一德而黎民於變時雍蒸蒸乎難再覩矣此天地鬼神所不能違而況於人乎

十九日

跋石生約言錄　桐入集

二十日

三子問同儕中有因親及親行輩不等者坐次之序宜叙齒宜叙親曰此自有情之所不容已者不容强也既係姻戚豈容失次前者雖少不爲抗後者雖長不爲謙分有定也如非不可解之親彼既長年即謙讓不遑我自有尙齒之義況道義由師友有之必欲以前輩自居是傲氣也學問中最怕此一傲字

二十四日

保身於身所大欲德人於人所不知守志於志所未得輕世於世所不驚藥生於生所聊託惜福於福所過享敦讓於讓所不堪祈天於天所未定最名言哉錄置坐右日夕咀玩并以示我子孫當其珍之

二十五日

鳶飛戾天鳶與天相忘魚躍於淵魚與淵相忘上下四方呼吸動靜混成一片無所之而不為是孔子忘食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只是與道相忘于淵得之而欲罷不能了思得之而日可離非道未窺此

體以我合彼終有隔斷處能即在於依之時離別

在於合之日矣

出迷入悟關在一憤憤生於恥而終得樂大憤大樂

小憤小樂常憤常樂不憤不樂或謂孔子豈有恥

而發憤焉曰非然也何有於我哉是吾憂也即未

能一焉是皆其所恥也恥則若負人世之大戮然

容不憤故惟孔子而後能憤他人則不見未有不

見可憂不見未能其何能憤哉憤者孔子之下學

也

學之淺深卜於藏玉韞於石龍蟄於淵聖哭於感故

夫子曰不患莫已知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生平之爲不厭誨不倦者總歸於一點此中境趣非等閒人所能窺測也

我聞曰處老之道天者天之人者人之子孫者子孫之噫斯言盡之矣從古達人了徹生死只是如此何庸心哉

二十九日

吾見有爲生計者矣未見有爲死計者也爲死計則必思所以全而歸之矣吾見有爲子孫計者矣未見有爲身計者也爲身計則必思所以全而生之

矣人有可以建天地者天地亦助之有可以質鬼神者鬼神亦避之全生全歸而已矣

三十日

范文正人皆知為人物第一然不推為理學也嘗其睢陽掌學作人為多啟張子名教之樂而令讀中庸貽孫生養母之錢而授以春秋教實顯不欺二字而終身用之不盡嘗言居官盡心即是學卑人處故自做秀才便任天下及歷官所監經術緜行説道學之名踐道學之實親訓詁拘一不適於用者不肯言之即與周程並稱眞儒奚不可以經術

經世務正有用實學也特爲拈出以俟尚論者考

衷焉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五終